

論韋莊詩中「遇酒且呵呵，人生能幾何」的憂傷情調 ——兼論以詩證詞之可能性

謝旻琪

一、前言

本論題的產生，是筆者在探討韋莊〈菩薩蠻〉五首是否為聯章¹之作，所延伸出來的討論。

詩與詞，是兩種不同的文類。所謂「詩莊詞媚」、「詞別是一家」，正足說明詩與詞文體本色的劃分。詩的抒情言志，其由來已久；而詞之遣興娛賓，則始於中晚唐。因應不同的目的，創發不同的文類，創作者在創作這兩種不同文類時，創作心態也並不相同。然而任何創作，都是創作者的生命展現，因此詩與詞往往在一種相互靠攏、又彼此區隔的狀態中發展。

創作者對於詩與詞的創作心態大略可分為三種：

1. 詞與詩創作完全無涉，題材兩不相干——創作者區分創作詞與詩時的心態，故而在不同的文類，承載完全不同的題材。
2. 創作者或有意、或無意的，讓詞與詩偶有交融，將生命歷程中的某些感觸，進入了詩，也進入了詞，而有詩詞境互通的可能性。
3. 刻意以作詩之心態作詞，使詞的內容詩化。如蘇軾，即以自覺的意識，將詩的內容、題材，承載於詞中。

本文所要討論的韋莊，屬於第二類。他並沒有刻意要將詩的題材納入詞中，但是他的詞不全然是一種純美、客觀的女性敘寫，而常有自抒襟抱、憂生感懷的情調。有學者說他是開啟詞之「詩化」契機的人物，也有說他是從詩的創作，走向新文體「詞」的過渡人物，還有學者認為韋莊的詩，影響了他的詞。這些說法當然都還可以再商榷，但韋莊之詩與詞，兩者互通的比例甚高，則是諸多研究者所關注的。

韋莊膾炙人口的五首〈菩薩蠻〉，向來被視為一體。然而從《花間集》的選錄開始，從沒有人說過這五首是聯章；直到清代的張惠言，刪去第四「勸君

¹ 吳宏一在〈〈菩薩蠻〉十四首的篇章結構〉一文中，以〈聯章詞語組詞的分別〉一節，歸納出「組詞」和「聯章詞」的不同。詞調相同、內容相關、有起有結，章法結構連貫，次序不容顛倒者，即稱為「聯章詞」。他並指出韋莊五首〈菩薩蠻〉為聯章詞，而溫庭筠十四首〈菩薩蠻〉為組詞而非聯章詞。詳見吳宏一：《溫庭筠〈菩薩蠻〉詞研究》（新竹：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，2009年2月），頁99-138。

今夜須沉醉」一首，認定其他四闕首尾相連；到了民國之後才再把第四首加回來。或許因為這闕詞與其他四首風格迥異，或許因為沒有比興寄托，或許語言上難以銜接，以至於出現這種奇怪的現象。然而正因為有這闕詞，我們知道語言是多元的，詮釋是可鬆動的。

本文擬從韋莊詩中，找出與第四闕〈菩薩蠻〉「勸君今夜須沉醉」題材、內容相符者，探討韋莊詩中如何展示這種憂傷的情感；並由此檢視是否能以其詩證其詞，進而對於五首〈菩薩蠻〉的詮釋有新的視角。

二、游離的第四闕詞

韋莊（836—910），是晚唐到前蜀時期的文人，也是重要的花間詞人，《花間集》收其詞作共四十八首。而其五首〈菩薩蠻〉，分別為：

（一）

紅樓別夜堪惆悵。香燈半捲流蘇帳。殘月出門時。美人和淚辭。
琵琶金翠羽。絃上黃鶯語。勸我早歸家。綠窗人似花。

（二）

人人盡說江南好。遊人只合江南老。春水碧於天。畫船聽雨眠。
壚邊人似月。皓腕凝雙雪。未老莫還鄉。還鄉須斷腸。

（三）

如今卻憶江南樂。當時年少春衫薄。騎馬倚斜橋。滿樓紅袖招。
翠屏金屈曲。醉入花叢宿。此度見花枝。白頭誓不歸。

（四）

勸君今夜須沉醉。尊前莫話明朝事。珍重主人心。酒深情亦深。
須愁春漏短。莫訴金盃滿。遇酒且呵呵。人生能幾何。

（五）

洛陽城裡春光好。洛陽才子他鄉老。柳暗魏王堤。此時心轉迷。
桃花春水滌。水上鴛鴦浴。凝恨對殘暉。憶君君不知。

這五首〈菩薩蠻〉，一直以來並沒有被視為是連貫的作品，是到了清代張惠言（1761-1802）才開始的。張惠言在編選《詞選》時，將第四「勸君今夜須沉醉」一闕剔除，認定四首詞為意義連貫，為「留蜀後寄意之作」²，此後學者如譚獻、陳廷焯，乃至於民國後的吳梅，都接受了他的觀點，認為這四首是完整的入蜀、留滯、到思念故國的故事。

² 收於唐圭璋編：《詞話叢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6年11月）冊二，頁1611-1612。

到了夏敬觀（1875-1953），則從章法、結構的角度去分析，認為五闕詞為前後連貫的：

韋莊《菩薩蠻》五闕，連貫之氣，學者細讀自知。飛卿絕少用虛字，莊使用虛字，卻是前後照應，不僅每闕首尾前後照應，且連貫五闕首尾前後照應也。其挺接處非有虛字，亦首尾前後照應，尤其第一闕開場得勢，第五闕總括得勢，皆用作詩之法，其妙處殆有過於飛卿者。³

俞平伯的《讀詞偶得》中，有〈韋端己《菩薩蠻》五首〉一文⁴，認為此五首「實一篇之五節耳，而選家每任意割裂之」，去掉「勸君今夜需沉醉」，「大約以其太近白話，俚直不雅也」。⁵

1982年，葉嘉瑩發表〈論韋莊詞〉一文：

韋莊詞清簡勁直而不流於淺露者，即在其筆直而情曲，辭達而感鬱。其《菩薩蠻》五首，如「人人盡說江南好」、「而今卻憶江南樂」及「未老莫還鄉」、「白頭誓不歸」諸句，用筆皆極為直率，而細味之，則其中正有無限轉折之深意；再如其「勸君今夜須沈醉，尊前莫話明朝事」與「對酒且呵呵，人生能幾何」諸句，則外表雖作曠達之語，而其中正有無限悲鬱。至於其《菩薩蠻》末一章，以「洛陽城里春光好，洛陽才子他鄉老」為開端，而結之以「凝恨對斜暉，憶君君不知」，勁直中尤具深婉低徊之致。說者或以為這五首詞乃韋莊留蜀後追思故國的寄意之作，吾人雖不必牽附立說，然而此五章詞，層次分明，其為晚年追想平生之作，殆無可疑。⁶

雖然詞的「本事」為何，仍未有定論，但是五首連貫的說法，已經定了調，〈菩薩蠻〉五闕前後連貫，不可分割，已是學界普遍認同的看法。

從張惠言到葉嘉瑩，乃至於近代諸多學者中，施蟄存於1981年發表的〈讀韋莊詞札記〉⁷是一篇觀點較為特別的文章。他針對張惠言的說法批駁了一番：

³ 夏敬觀：《五代詞話》，《詞話叢編補編》第五冊，頁3488。

⁴ 俞平伯：《隔花人遠天涯近：俞平伯讀詞偶得·清真詞釋》（西安：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10年11月），頁26-38。

⁵ 同上註，頁26。

⁶ 繆鉞、葉嘉瑩合著：《靈谿詞說》（台北：正中書局，1993年8月），頁51。本文亦見於葉嘉瑩：《唐宋詞名家論集》（台北：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，2000年2月），頁41-42。原文載於《四川大學學報叢刊》第十五輯《古典文學論叢》，於1982年10月出版。

⁷ 施蟄存：〈讀韋莊詞札記〉，《詞學》編輯委員會編輯：《詞學》第一輯（上海：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，1981年11月），頁189-193。

臬文且以此四首為層次分明之一組，彷彿端已作此詞時已有起承轉合之意。此乃以評時文之手眼，附會比興之義者也。《花間集》所錄端已菩薩蠻凡五首，其第四首「勸君今夜須沉醉」乃當筵勸酒之作，絕無比興可尋，故選家皆棄而不取。然正以有此一首，可知五首皆非一時所作，即次序亦未如所集錄者，臬文之強分章次，妄也。⁸

施蟄存並以韋莊詩與詞的互文性，為每闕詞的作意找到佐證，一首首反駁了張惠言的詮解：

第一首，乃是「力摹溫飛卿之作」，當為「流移江南時懷鄉之作」。他舉了韋莊居婺州時的〈遣興〉詩：「……異國清明節，空江寂寞春。聲聲林上鳥，喚我北歸秦。」他認為，此詩與詞意相同。

第二首，施蟄存指出，韋莊詩中「江南」即為吳、越、湘、楚等地，未見指蜀者，所以張惠言認為江南即蜀，是曲解了詞中的意思。對於張惠言說「未老莫還鄉」指中原沸亂，施蟄存說：「然則與『未老』何涉？豈老而還鄉，便不憂中原沸亂耶？」

第三首，施蟄存認為「白頭誓不歸」，因此作詞時尚未白頭；「此度見花枝」，即「滿樓紅袖招」之時。這兩闕詞都是「北歸後憶江南遊冶之樂而作」，與入蜀無關。他又舉了韋莊的〈南鄰公子〉為例：「南鄰公子夜歸聲，數炬銀燈隔竹明。醉憑馬鬣扶不起，更邀紅袖出門迎。」施蟄存認為，這首詩與詞中「騎馬倚斜橋，滿樓紅袖招」同一意境。

第四首，「洛陽城裡春光好」是在避居洛陽時所作，次第應當先於前三首。此處又引了〈中渡晚眺〉一詩：「魏王堤畔草如烟，有客傷時獨扣舷……家寄杜陵歸不得，一回迴首一潸然。」認為此詩即「柳暗魏王堤，此時心轉迷」之意。雖詞中有比興可尋，但不入蜀以後之事。⁹

我們若檢視施蟄存的舉證，會發現這些舉證是有些牽強的。比如，第一首，〈遣興〉一詩寫在別後，與「紅樓別夜堪惆悵」描述別離的景況並不相同。而〈遣興〉中的寂寞，與「紅樓別夜堪惆悵」的留戀不捨，情調也不同。

第二、三首，「未老莫還鄉」是一種自我叮囑、自我期許，以免自己過度憂傷的話語，施蟄存卻說「豈老而還鄉，便不憂中原沸亂耶？」是挑剔太過了些。再者，〈南鄰公子〉一詩所用的典故，是杜甫的〈南鄰〉一詩。杜甫浣花溪畔定居，寫了〈南鄰〉一詩，所以韋莊寫〈南鄰公子〉，應當是天復二年後，定居在杜甫舊居。而韋莊寫「南鄰公子」的醉態，紅袖出門相迎，此「紅袖」

⁸ 同上註，頁190。

⁹ 同上註，頁190-191。

應指家中的姬妾或奴婢；詞中「騎馬倚斜橋，滿樓紅袖招」的「紅袖」既有滿樓之多，那麼這個地方當屬妓院，與南鄰公子醉歸、美女出門相迎的情境其實差距甚大。

第四首，中和二、三年間，韋莊在洛陽，作了〈中渡晚眺〉一詩。但如果說此詩即「柳暗魏王堤，此時心轉迷」，那麼「洛陽才子他鄉老」一句即說不通，洛陽才子若為自喻，則人身在洛陽，何以說「他鄉老」呢？

施蟄存的舉證較為牽強，語言上也有刁難之嫌，或難讓人信服。然而這篇文章有兩點值得注意：第一，五首詞的「連貫性」其實是鬆動的，二，施蟄存雖未明說其理論依據，但他通篇以詩作為舉證，可見得他已經從一種閱讀的直觀，接受了韋莊詩與詞境界可互通的前提。

三、韋莊詩與詞的相關性——以第四闕〈菩薩蠻〉作為查考基準

羅宗強認為，韋莊「入蜀後的詞風，在入蜀前的詩中已表現出來了」¹⁰，這是較早直接提出韋莊詩風與詞風相似的說法。

其後，成松柳在〈自抒懷抱——韋莊詩風與詞風淺探〉¹¹一文中，指出韋莊的詩與詞呈現重溫舊夢、自抒懷抱的共同的趨向；莫立民〈論韋莊詞與「以詩為詞」的源頭〉¹²和張美麗〈論韋莊詩對其詞的影響〉¹³則立論非常雷同的，認為韋莊詩與詞有類似的語言、類似的意象，能將詩的題材融入詞境中。這兩篇文章也有相當類似的結論，認為韋莊的詞並不是已經具備了「以詩為詞」的特質，而是他詞中表現出來的傾向，是「以詩為詞」的源頭，是一位在詞史發展上具有偉大貢獻的啟迪者。¹⁴

台灣的學者林淑華則是針對韋莊詩詞之意像、詩詞之間之關連性，做了系列研究。他在 2002 年的碩士論文《主體意識的情志抒寫——韋莊詩詞關係研究》¹⁵中，從題材內容、詞彙使用、形式風格上做了量化的分析，指出韋莊詩

¹⁰ 羅宗強：《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6年8月），頁121。

¹¹ 成松柳：〈自抒懷抱——韋莊詩風與詞風淺探〉，《長沙電力學院學報》（社會科學版）第15卷第2期（2000年5月），頁82-87。

¹² 莫立民：〈論韋莊詞與「以詩為詞」的源頭〉，《甘肅社會科學》2002年第4期，頁35-37。

¹³ 張美麗：〈論韋莊詩對其詞的影響〉，《北方論叢》2004年第4期（總第186期），頁31-34。

¹⁴ 「以詩為詞」不是所謂的「成就」，亦無須以這種「源頭」、「啟迪」視為如何了不起的貢獻；而「詩對詞的影響」這種說法也不完全恰當，同一個創作者可能在經歷相同情感、相同情境，而使用了相同的語言。該論點亦見於張美麗：《韋莊詩研究》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10年4月），頁189-227。

¹⁵ 林淑華：《主體意識的情志抒寫——韋莊詩詞關係研究》，國立彰化師範大學，2002年碩士論文。

與詞相互滲透、交融，是一種從詩走向詞體創作的過渡，也為詞開啟詩化的契機。

文學史是建構出來的。這些建構，都指出一個可供觀察的指標，就是韋莊的詞中，常常展現出與詩相同的意象、語言風格。一個創作者的創作，都會展現他的生命歷程。由於這個生命歷程太令人難忘、太令人耿耿於懷，以至於創作者在詩和詞中都說出同樣的話來。韋莊就是屬於這種真摯的創作者，朦朧的、尚未有自覺理論式的，跨越了詩與詞的界線。

他的作品，有詞彙使用的慣性，在感情相同、創作時間點相同、情境相同的時候，他會大量的使用固定的意象與語言。我們先接受這個前提，以下即開始歸納。

韋莊逢衰亂之世，大半生都在羈旅漂泊中度過，到晚年流寓蜀地，所以他對於家鄉、愛人、故國的眷戀與失落，就是他創作的基調。

我們試觀他的〈菩薩蠻〉第四闕：

勸君今夜須沉醉。尊前莫話明朝事。珍重主人心。酒深情亦深。須
愁春漏短。莫訴金盃滿。遇酒且呵呵。人生能幾何。

這闕詞的首二句「勸君今夜須沉醉。樽前莫話明朝事」，分別用了「須」和「莫」字。而下半闕的首二句「須愁春漏短。莫訴金盃滿」又再度用了「須」和「莫」字，重複的字眼，使得這闕詞顯出一種拉扯的張力。主人深情勸酒，一定要痛醉一場，就別說明天的事了。明天的事如何？為何不要說呢？想必是對於明天的未知感到絕望，有無法陳述、無法掌握的悲哀。敘事者「我」，願意因為主人的深情，再多喝幾杯。我們須發愁的，是美好時光太過短暫，就別再推辭酒杯斟得太滿吧。人生能有多長呢？若不好好珍惜，明日之後，還有這樣的歡聚嗎？那麼，可以喝酒時，就快樂的喝吧。

此處「呵呵」是笑聲，雖然看似曠達瀟灑，但細細品味之後，則有空洞之感。儘管敘事者「我」願為了珍惜主人的殷勤而歡飲，但世事難料，人生短暫，只能勉強行樂。然而，心中的憂愁難以斷絕，主人的殷勤勸酒、客人的勉強歡笑，越是刻意勉強，越是顯露出壓抑的沉痛。全詞流露出一種沉痛、絕望的複雜情緒。

這闕詞中的幾個元素大致如下：

人物——有一「主人」。

狀態——對飲。

季節——春天。

情緒——對未來的茫然、人生的短暫感到憂傷，只好自我勸解，把握時光，勉強自己及時行樂。

若按照這四個元素，歸納出相關的詩如下：¹⁶

（一）對梨花贈皇甫秀才

林上梨花雪壓枝，獨攀瓊艷不勝悲。依前此地逢君處，還是去年今日時。
且戀殘陽留綺席，莫推紅袖訴金卮。騰騰戰鼓正多事，須信明朝難重持。
（頁 128）

【箋注】據詩意及「騰騰戰鼓正多事」句，當逃出長安之後所作；又時屬春季，據「依前」兩句，知非洛陽所作（按莊中和二年末逃出長安，寓居洛陽，三年春夏間已至江南），當避難江南時所作。

按：

1. 年份：中和三年（883 年），韋莊年四十八歲。
2. 相似句意：「莫訴金杯滿」與「莫推紅袖訴金卮」、「人生能幾何」與「須信明朝難重持」。
3. 說明：戰亂中與友人重逢。

（二）江上別李秀才

前年相送灞陵春，今日天涯各避秦。莫向尊前惜沈醉，與君俱是異鄉人。
（頁 383）

【箋注】據首聯知莊「前年」尚在長安，「今日」已避難至江上，蓋作於中和三年（883）春末往潤洲途中。

按：

1. 年份：中和三年（883 年），韋莊年四十八歲。
2. 相似句意：「勸君今夜須沉醉」、「尊前莫話明朝事」與「莫向尊前惜沈醉」。
3. 說明：戰亂中與友人重逢。

（三）對酒賦友人

多病仍多感，君心自我心。浮生都是夢，浩歎不如吟。白雪篇篇麗，清醅盞盞深。亂離俱老大，強醉莫霑襟。（頁 95）

¹⁶ 本文所引用的韋莊詩作，皆引自聶安福箋注、韋莊著：《韋莊集箋注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 年 4 月），以下不再附注，僅在引文後標明頁碼。而本書之箋注考辯詳實，作品繫年乃依夏承燾《韋端己年譜》，本文所引年份皆以聶先生箋注為準。

【箋注】詩云「亂離俱老大」，當避難江南時所作。參讀卷五〈遣興〉「如幻如泡世，多愁多病身」，本詩蓋亦大順年間客婺時作。

按：

1. 年份：大順年間（890-891年），韋莊年五十五、五十六歲。婺州為金華古稱。
2. 相似句意：「珍重主人心」與「君心自我心」，「酒深情亦深」與「清醕盞盞深」，「遇酒且呵呵」與「強醉莫霑襟」。
3. 說明：離亂中重逢，而人老且病，感嘆浮生若夢。

（四）歲除對王秀才作

我惜今宵促，君愁玉漏頻。豈知新歲酒，猶作異鄉身。雪向寅前凍，花從子後春。到明追此會，俱是隔年人。（頁261）

【箋注】詩云「猶作異鄉身」，疑作於大順二年（891）歲除游江西時。歲除：即除夕。

1. 年份：大順二年（891年），韋莊五十六歲。秋天時離開婺州，入江西。
2. 相似句意：「須愁春漏短」與「我惜今宵促」、「君愁玉漏頻」。
3. 說明：年去歲來，光陰短促，未知將來如何，且珍惜相會。

（五）與東吳生相遇（及第後出關作）

十年身事各如萍，白首相逢淚滿纓。老去不知華有態，亂來唯覺酒多情。貧疑陋巷春偏少，貴想豪家月最明。且對一罇開口笑，未衰應見泰階平。（頁296）

【箋注】按莊於乾寧元年（894）及第，本詩題下注云「及第後出關作」，當作於是年春。

按：

1. 年份：乾寧元年（894年），韋莊年五十九歲。
2. 相似句意：「遇酒且呵呵」與「且對一罇開口笑」。
3. 說明：離亂後白首相逢，哭泣傷懷。及第後感嘆自己的年老、貧窮，唯有勉強喝酒取樂，期待有一天將會見到太平之日。

（六）離筵訴酒

感君情重惜分離，送我殷勤酒滿卮。不是不能判醕酎，卻憂前路酒醒時。（頁134）

按：此詩未編年。然而通篇句意與第四闕〈菩薩蠻〉極為類似。雖對方情深義重，殷勤勸酒，但我分辨著，不是我不願意喝個痛醉，而是憂心酒醒了之後，未來又該如何呢？

我們設定了篩選條件，最後選出的以上六首詩，確實與〈菩薩蠻〉「勸君今夜須沉醉」一闕，有極大的相似性。無論從語詞的選用上，句子的截取上，或者意義的化用上，都非常雷同，只是這六首的創作背景不盡相同。

仔細看這六首詞，我們可以發現：第一，詩中所提到的不確定感，全部都是來自於「離亂」。第二，除了最後所引述的〈離筵訴酒〉未能編年之外，其餘五首正好落在三個時間點：1. 中和三年；2. 大順年間；3. 乾寧元年。若再對照年譜，我們可以知道的是，中和二年秋天，韋莊仍因黃巢之亂困居長安，年末轉徙至虢州，然後中和三年曾短暫到洛陽，春夏之間往潤州。至於大順元年的前一年，也就是龍紀元年春，韋莊從越州搬到婺州，在那裏居住了將近三年；到了大順二年秋，離開婺州轉往江西。他婺州的生活並不快樂，他有「如幻如泡世，多愁多病身」（頁 194），以及「東陽雖勝地，王粲奈思歸」（頁 195），和「三年流落臥漳濱，王粲思家拭淚頻」（頁 199），似是困於病痛與愁苦當中，非常思念家鄉。至於乾寧元年，終於及第，回江南迎家人入京城。從〈與東吳生相遇〉一首看來，他的及第並沒有太多揚眉吐氣的欣喜，反而因為久經失落和困頓，而有炎涼之慨，對於未來是否可期待，也並沒有太大的信心。韋莊一生的挫敗和轉折非常多，自然不僅只上述三個時間點。然而，我們可以判定的是，韋莊正好在這三個時間點，與友人相聚對飲時，感受到類似的不安定感。而他的那闕〈菩薩蠻〉，或許因為這樣的情感波瀾令人耿耿於懷，基於語言使用的慣性，這些語句有了重疊和交融。可以看出，韋莊的這首詞，與詩的關聯非常密切；而詩中這種「遇酒且呵呵，人生能幾何」的憂傷感，主要來自於離亂，來自於對未來的茫然。而這樣的不安之中，能與友人對飲時，韋莊試圖去珍惜，想要及時行樂，卻難以壓制的，對於接下來未知的變數，更加沉痛。

四、以詩證詞的可能性

多數的學者，認為韋莊的詩多作於入蜀前，詞多作於入蜀後。而五首〈菩薩蠻〉（甚或是其他首詞）都是入蜀後的故國之思。從張惠言開始提出這樣的看法後，學者們多認同這種說法，此處不一一列舉。而前述的張美麗，或者林淑華，都在討論的韋莊詩與詞的相關性之後，提出殊途同歸的論述：張美麗認

為韋莊在入蜀前創作的大量詩，深深影響了他入蜀後所作的詞¹⁷；林淑華則認為韋莊創作詞這一新的文體，是從詩到詞的過渡。¹⁸要之，入蜀即為分界點，入蜀前之詩，引導了入蜀後詞的創作方向。

本文無意推翻這種「過渡」的、轉移的次序，因為目前沒有更多的資料可以證明韋莊的詞都創作於於什麼時候；但我們可以試著去推導幾個結果，究竟可否以韋莊之詩證其詞？可否以詩的本事，聯繫上詞的，而使詞有新的詮解意義呢？

首先，若詩不可證詞，那麼諸多韋莊詩與詞關聯性的研究，只能從形式上歸納出韋莊的用語習慣。這個結果作為討論文學作品的方法，我們是可接受的。

第二，若詩可以證詞，那麼我們就可以試著從韋莊詩的本事，去查考韋莊詞的創作時間、地點。比如從上一節的分析，「勸君今夜須沉醉」的「遇酒且呵呵，人生能幾何」有可能是剛從賊中脫逃，輾轉逃至澗州避難時所作。所以對於明朝之事的絕望與不確定，非常合理。也有可能，是在婺州那不快樂的三年，對於自己的窮困潦倒，又愁又病感覺無比的悲哀，這時若有人憐惜相伴，殷勤勸酒，那麼天涯知己的安慰，與勉強歡樂的拉拔，也是很合理的。再可能，是乾寧元年，失意許久的韋莊終於考取了，在戰亂中艱難的求取了功名，到南方去接自己的家人，遇到曾經一起歷經患難的東吳生，所以彼此勸慰，喝酒強笑，對於過往的辛酸和對於明日的不安，都只好在對飲中強自寬懷。這也很合理。

第三，承上，若詩可以證詞，也做出如上三種詮解方式，那麼我們可以再追問的是，這第四首〈菩薩蠻〉，放在五首〈菩薩蠻〉中，是什麼樣的位置？只是可與其他四首並列的五分之一，還是一個纏綿悱惻故國之思的轉折？單就本文，並無法得到結論，未來將再以此討論方式，檢視〈菩薩蠻〉的其他四首，或許可對於五首詞的意義有新的詮解。

由於韋莊詩與詞的關聯性極為密切，已為學者所注意，本文藉由這樣的討論，一方面想展示、歸納出韋莊詩中如何呈現與第四首〈菩薩蠻〉那種壓抑、故作曠達的愁苦，一方面也可由此了解，文本意義的多元與鬆動，我們可以用不同的方式，給予文本更新的意義。

¹⁷張美麗：《韋莊詩研究》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10年4月）。

¹⁸林淑華：《主體意識的情志抒寫——韋莊詩詞關係研究》，同註15。